

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 2017

十九大後的中國經濟

粵港澳大灣區：打造全流通經濟圈

馮國經 博士

2017 年 12 月 12 日

(20 分鐘)

尊敬的陳茂波司長、王偉光院長、高培勇教授、何德旭教授、各位嘉賓：

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歷史性的盛會，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時代；十九大報告內容遠超未來五年的施政方針，可視為未來 30 年的治國藍圖，意義深遠。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被納入到十九大報告中，為粵港澳的發展帶來了歷史性的新機遇。

粵港澳大灣區以 9+2 的城市群為核心，2016 年的 GDP 總量達到 1.3 萬億美元，相當於亞洲第五大的經濟體，在經濟規模上已接近紐約、舊金山等全球發達灣區。區內各個城市具有自己優勢和特色，互相疊加，勢必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能量。據中國國際

經濟交流中心的預測，至 2030 年，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將達到 4.6 萬億美元，超過東京灣區，將是紐約灣區規模的兩倍以上，成為世界第一大灣區。

作為一個企業家，我想借今天的機會，就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出一些看法。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，我想先從宏觀的視角，來看看眼下全球供應鏈發展的一些新趨勢。

全球供應鏈的新趨勢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

全球經濟在過往三十多年，經歷了一個生產全球化的過程：發達國家將原本垂直佈局在本土的生產環節，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並通過供應鏈管理，將來世界各地的生產企業，與 OECD 國家中的消費者連接起來。

而如今，世界經濟迎來了第二個大浪潮—消費的全球化。過去數年，發展中國家的新興中產階層快速崛起，正逐漸成為可觀的消費力量，使原來集中於 OECD 國家的消費，開始在全球擴散。

在生產、消費的雙重全球化下，全球供應鏈的格局正出現一系列變革。

首先，消費全球化的浪潮已經改變了傳統的“東方生產、西

方消費”的供應鏈模式；“全球生產、全球消費”的網絡狀新供應鏈格局正在形成。中國、印度等諸多新興非 OECD 國家正成為全球重要的消費來源——這為全球的企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。

其次，在供應鏈方向發生改變的同時，供應鏈的模式也正發生變化。在供應鏈下游的銷售端，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帶來了銷售模式的巨大變革，通過線上與線下服務的結合，形成了商家與消費者接觸的全渠道模式。

而銷售端發生的這種轉變，正對供應鏈中游和上游的各個環節產生巨大影響。我們的全球供應鏈也需要在需求預測、產品設計、生產佈局、庫存管理、倉儲和物流、分銷模式等等環節，通過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，尋找新的解決方案，實現快速反應，使供應鏈各個環節無縫銜接，以滿足全渠道時代的新消費需求。

第三個重要趨勢就是，由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所推動的供應鏈變革，正使越來越多中小企業、甚至微型企業參與到全球供應鏈當中。過去，很多外貿企業，包括利豐，主要是為比較成熟、組織完善、並擁有良好支付系統的企業、特別是 OECD 國家的大企業服務。而現在，在中國、印度等非 OECD 國家中，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、微型企業正成為主角；他們的採購、分銷、零售、物流模式，與我們早已熟悉的成熟模式有非常大的不同——這無疑為供應鏈管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。因此，我們需要探索為中小型、甚至微型企業服務的有效模式。

在上述三大趨勢之下，我認為，大灣區內的企業，可以結合 11 個城市各自的優勢，為“全球生產、全球消費”的新型供應鏈提供服務，並利用粵港兩地製造業與服務業的雙重基礎，探索全渠道的供應鏈模式及為非 OECD 國家中小企業服務的新模式。可以說，大灣區未來的發展，有非常大的空間。

在此，我也想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面對的兩個挑戰及相應的發展方向，供大家參考。

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部要素「全流通」

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要素自由流通。

不少專家、學者提出，粵港澳大灣區應參照紐約、三藩市、東京三大國際灣區。不過，粵港澳大灣區與紐約、三藩市、東京在本質上有根本的區別。

衡量經濟融合程度的核心標準是要素流通的自由程度；高度的經濟融合意味著區內要素要能自由流通。若考察大紐約地區、三藩市灣區等，就會發現區域內各個城市之間並不存在制度和邊境的阻隔，要素在區內完全自由流通，而對外的開放標準亦是一致的。這是這些區域內各個城市能充分發揮獨特優勢、從而獲得協同效應的

前提條件。

相比之下，粵港澳大灣區則分屬三個不同經濟體和關稅區。灣區內部，人、貨、信息、資金等要素在三地間並不能自由流通，面對關稅區邊境及制度的阻隔；對外，香港是自由港，連續二十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，而內地相對而言是管制型的經濟體，三地對外的關稅水準、資金流通制度、投資開放程度、對外經濟政策亦有實質性的區別。維持各自不同的邊境管制——這便是灣區經濟整合面對的首要障礙。

2003年，內地與香港簽訂了CEPA，並在之後簽定多份補充協議。不過，由於對外關稅水準、資本和信息流通制度均具有全國性，因此CEPA雖然引入了不少針對廣東的先行先試條款，但實質性的開放內容與全國的開放水準並沒有大區別，廣東與港澳之間的要素流動尚未打通。

能否實現要素自由流通，是粵港澳三地能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“灣區”的關鍵所在。我建議，粵港澳三地以建立「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」為目標，在灣區內實行最開放的經貿政策，大力促進和拓展貨物、服務、資金和資訊的流通，最終目標是實現灣區內的要素「全流通」。無疑，這個目標下有很多具體的障礙，需要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發揮智慧和創意，來實現突破。

結語

各位嘉賓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起點，連接著大量的新興市場，未來有巨大的發展空間。我相信，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各個成員定能齊心協力、克服障礙，既為推動國家的戰略發展出一分力，亦為自身贏得發展機遇。

謝謝各位！

【完】